



萬葉文藝新編

龍套集

索非著

萬葉書店印行

萬葉文藝新輯

龍套集

索非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龍套集

(雜文集)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	-----	-----	-----

索非	索非	錢君	萬葉書店
----	----	----	------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津路寶慶里三九號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序

世界是一個舞臺，我們是在演戲。——
在演那「喜樂」與「悲哀」的戲。

古人是過去的演員，——我們的師傅，
他們遺下了模範給我們，

我們祇按部就班地一天天地一齣齣地照樣表演。

孩子是未來的演員，——我們的觀眾，

他們正預備跳上舞臺，
依樣葫蘆地照樣搬演。

世界是一個舞臺，

我們是在演戲——在演那「喜樂」與「悲哀」的戲。

如果這世界真是一個舞臺，那麼我生來就是一個「龍套」的角色，我不學無能，我祇能够在這舞臺上跑跑龍套。

龍套的角色在一般是不被重視的，可是我並不因此小看自己。我知道一個戲的成敗，固然在於重要的主角，可是每一個戲就少不了幾個龍套，龍套在戲裏雖然是無關重要的，可是沒有了龍套還會成一個戲嗎？

龍套有時候在戲裏也頗為重要：沒有了龍套會使戲不成場面，沒有了龍套會使演戲的主角沒有威風，沒有了龍套會使熱鬧的場面沒有搖旗吶喊的人，沒有了龍套會使演戲的主角孤零無助；龍套真有點像藥裏的甘草，每一個藥方都用得著牠。龍套也有點像麻將牌裏的「百搭」，什麼場合都能够湊巧成和。

我說我是龍套，我就是藥裏的甘草，我也是牌裏的百搭。你不信嗎？你看一看我的這個集子，這個集子裏的雜文曾經散見於各種雜誌和報章，那是因為人家要演戲，我湊著跑跑龍套罷了。龍套的演技是不需要批評的，我的雜文因此也不值得一顧——因為龍套祇是龍套，你把這些雜文都當作龍套看就完了。

萬一這些雜文還有一讀的價值，那是龍套以外的事，我實在不敢作這種非分之想。

目次

序	一
光	一
力	五
勤儉貧賤	七
天下一家	九
朋友	一
醜品	一
菊花	四
第一支煙	一
酒	六
宴	三
第三碗飯	二
粗茶淡飯	四
歌謠	二
眼鏡	三
衣服	五
帽子	三
第十八個洞	八
鞋底	四
	三
	四
	〇
	四
	三
	八
	〇
	五
	三
	二
	九
	二
	六
	四
	三
	一
	九
	六
	一
	四
	一
	九
	七
	五
	一
	一

油燈	五一
草紙	五三
肥皂	五五
抹布	五七
「遺忘」	五九
「煤球」座談	六一
「勝利」之什	六四
奧秘	六七
傻話	六九
笑話	七一
「笑話」補	七四
奇遇	七六
「物」與「幣」	七九
「夢」與「醉」	八一
典型	八三
一點墨污	八七
談「清」「寒」	八八
審	八九
不見的人	九八
我理想中的新中國	一〇一
人生的戲劇——夜店	一〇二
後記	一〇三

光

記不清是白天還是黑夜，我從睡夢裏醒來，發見床前一片白光，朦朧的睜眼辨不清是日光還是月光，首先浮起於我的腦海的是李白的詩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然而我沒有故鄉，我不需要思念，我所日夕思念著的，祇是一些久別的故人，一個久困的故國。我始終相信久別的終須重逢，久困的終須吐氣，一到鷄鳴旦旦，東方大白的時候，我一定會帶著思念，用歡欣來迎我故友，迎我故國的。

我舉起朦朧的睡眼，審辨一下床前的白光，不錯，不像是月光，是黎明前曦微的晨光。呵，一首鄉雲，

歌立刻浮起於我的腦海：

卿雲爛兮，

糾縷縷兮；

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

卿雲歌使我清醒過來，我揉了揉睡眼，興奮地坐了起來，披了拖鞋，走到窗前，呼吸一下黎明時的清新的空氣。我感到舒暢，我呼吸不到清新空氣已經八年了，八年來祇生活在苦悶裏，苦悶以後的舒暢，這感覺真是難以形容。

我興奮，我高興，我要捉住這難以形容的感覺，永留在我的生活裏，讓牠在我的生活裏開成絢爛之花，展示在思念了八年的故國之前，展示在久別了八年的故人之前。

於是我走到桌邊，攤開了陳舊的稿紙，抽開了封存已久的禿筆，想把這舒暢的感覺描述下來。那時候晨光雖然曦微，室內還依然陰暗，桌子上有著一段殘餘的蠟燭，我想權再使用一下，割起一根火柴來，這火柴久已是名不副實的東西了，「熾」地一聲，祇躍出了一點星火，不曾熊熊起來，第二根和

是，第三根如是，第四根也還是如是，一連刻了十多根，怪出奇地根根如是，我有點火冒起來，隨後我記起莊周的詩一樣的名句：

日月明矣，

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

現在天明了，我已經看見了不滅之光，我還用得著殘餘的蠟燭和名不副實的火柴嗎？於是我充滿著歡欣的情緒，把這兩件無用的東西丟出窗外，讓未來的風雨侵蝕牠們。

自己始終認為是一個無關重要的人，縱然受一些冤，喫一些苦，也不致於有傷體面；所遺憾的，倒是不幸有著一顆赤熱之心，一股正義之氣，一點不屈之志，因此就祇好跌入苦悶之淵了。

爲這心，爲這志，爲這志，我不自知發動了多少次的抗戰，憑著「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念，雖然受辱，雖然喫虧，我始終站得穩穩的，不會像一些淺見的人那樣一碰就碰落臭水溝。

八年，八年來的苦，算是受够了，尤其是最後這幾年，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環境的黑暗，某種勞苦的威脅……像熱帶的毒蛇一樣團團圍困著，一不小心就容易跌倒，甚至於喪生。然而，而我終於步步留神，挨到現在。

最難應付的倒是生活，一家數口，嗷嗷待哺，自己是一個窮鬼，一切的費用，祇靠一個人的勞力去掙扎得來，薪給有限，開支無限，萬不得已，從事縮減，喫得少一些，喫得壞一些，漸漸成了習慣，喫得再少一些，喫得再壞一些……人漸漸瘦弱起來，精神漸漸萎靡下來，——這有什麼辦法呢？爲這心，爲這氣，爲這志，咬緊牙齒，收緊袴帶，堅忍地挨著，直挨到現在。

最難堪的是自己的兩條腿，爲了生活，必需行動，因了交通工具代價的狂漲不已，逼得人節節後

退，從三輪車退到黃包車，從黃包車退到公共汽車，從公共汽車退到電車，從電車退到——退到無可再退的馬路，每天的出入，就祇好依靠著兩條腿把自己的日漸衰弱的身體載來載去。

「狂歌當哭，」「安步當車，」開始的幾天，覺得頗難勝任，雖然因日漸瘦弱而體重減輕，要讓兩條營養不良的腿每天負載著移來移去，究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怎麼辦呢，堅忍著，堅忍著，不管兩條腿移動一個身體，或者是一個身體移動兩條腿，咬緊牙齒，堅忍著，「安步當車，」「狂歌當哭。」

漸漸漸漸，也像喫一樣，成了習慣，雖然有時候兩條腿因不勝負載而浮腫起來，可是，可是漸漸覺得有力，步履的時候，艱難的程度日漸減低，即使風裏雨裏，即使有時候因必要的事務而必須多走幾趟，也不一定感覺到累，甚且還可以誇耀一句：「有時候竟還能够『健步如飛』哩。」

我奇怪我自己，我驚奇我會有這一種力，我更驚奇我的家人也會有這一種力：一種堅忍的力，一種更生的力，一種能够喫苦受冤的力。

我願這種力，至少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永遠保存下去，直到我的生命告終為止。

勤儉·貧賤

曾國藩的季女兒崇德老人壽曾紀芬女士在他九十歲生日的時候寫給她的家族幾句家訓：

家勤則興，

人勤則健；

能勤能儉，

永不貧賤。

這幾句話從古老的傳統上看起來，彷彿是一種經驗，彷彿是一種真理；可是，如今世界大變，實際表現於人生的，卻並不如此。販夫走卒，市井小人，依傳統的看來，應該是下賤的，然而八年抗戰，發國難財，勝利財，成了暴發戶，賤儘管賤，卻並不貧，那些持身清正，守志不阿的人，依傳統的看來，應該是高貴的，然而抗戰八年，弄到家徒四壁，喫盡當光，責儘管責，卻貧得一塌糊塗。這分明是告訴我們：貧的未必就賤，賤的未必就貧，真正貧賤或不貧不賤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固然不能夠說沒有，但也許已經是很

少很少的了。

說「能勤能儉，永不貧賤。」這也是古老的看法，在如今的世代，那些謙謙君子，得失以道的人，終日勤勤，節衣縮食，弄得僅謀餬口也不可能；而一些遊手好閒，養尊處優，一笑千金，一餐萬貫的人，卻永遠不會夢見過貧賤兩個字。

如此說來，「家勤則興，人勤則健」的事實，在現世代也許不會讓我們看得見的了。

倒是貧和病兩個字彷彿是兩個孿生的孩子，一對熱戀的愛人，是形影相隨，永不分離的。不是嗎？在如今的世代裏，一個毫無依恃的正直的人，為生活，祇好勤，因為即使勤儉也不够生活的緣故，結果成病；病了還須勤，勤了更加病，這樣貧病交攻，非但家不能興，人也就送了命了。這完全是頗為普遍的事實，你不信嗎？隨處可以找見適當的例子。

固然有一些「窮則變，變則通」的人，但那些一定不是道心充沛的謙謙君子，我相信正直守志的人是不會變也不會通的，在這渾噩的世代裏。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這一句話已經是非常古老的了，如今又像破曉的鐘聲一樣漸漸地響亮起來。

其實這世界早就應該「天下一家」的，同樣是人，人類總歸祇有一種，分什麼人種，分什麼地域，分什麼強弱，分什麼智愚，分什麼宗派，分什麼……一切都是人爲的；人爲的一切，祇是醜惡，醜惡，醜惡！如果這世界「天下一家」了，早就用不到軍備，用不到武力，用不到原子炸彈了，所有的科學全都用在圖謀這「一家」的集體繁榮上面，不會有像眼前那樣的浪費的結果的。

如果早就「天下一家」了，全世界的人早成了兄弟姊妹，大家齊心齊力來繁榮這「一家」，試想想該會造成一個多麼美麗的世界。

過去算是錯誤的，算是完全錯誤的，但現在做起來，重新改做起來，還不能夠說太晚。祇需要覺醒，需要全人類的覺醒。

現在已經是覺醒的開頭，大家已經從可怕的迷夢中漸漸覺醒過來了，你聽，「天下一家」這句古老的話，已經曉鐘一樣地明晰地響起來了。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我願這先覺的鐘聲響徹了每一個陰暗的角落，響徹了整個的世界。

同時我希望這不僅是一種響亮的鐘聲，而是一種有力的吶喊，不僅是一種有力的吶喊，而且是一種光明的事實。